

世界名家经典短篇小说丛书 | 丛书主编 冯道如
传承文学传统，再塑文学精神

福克纳 等著

William Faulkner

A R o s e f o r E m i l y

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

浮华世界独自穿越

[美] 福克纳 等著 刘洋 等 译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世界名家经典短篇小说丛书 | 丛书主编 冯道如
传承文学传统，再塑文学精神

[美] 福克纳 等著
William Faulkner

A R o s e f o r E m i l y

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

刘洋 等 译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 /（美）福克纳等著；刘洋等译. —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

（世界名家经典短篇小说丛书. 第2辑）

ISBN 978-7-5399-7021-9

I. ①献… II. ①福… ②刘…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世界 IV. ①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64292 号



书 名 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

著 者 （美）福克纳 等

译 者 刘 洋 等

责 任 编 辑 孙金荣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960 毫米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7021-9

定 价 28.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 Contents

小步舞	001
[法] 莫泊桑	
陈娟然 译	
奥诺雷·苏布拉克的失踪	007
[法] 阿波利奈尔	
梁 璐 译	
法西诺·卡纳	013
[法] 巴尔扎克	
徐 岚 译	
深刻领悟的教训	029
[法] 法朗士	
林 敏 译	

牙医	037
[德] 黑贝尔	
曾悦译	
致科学院的报告	041
[奥地利] 卡夫卡	
赵娴译	
零下	051
[意] 阿尔弗雷德·潘其尼	
费思嘉译	
国王是什么样子的	057
[意] 乔万尼·维尔加	
曹天彤译	

投河救助业 065

[日本] 菊池宽

黄悦生 译

电报 073

[日本] 黑岛传治

黄悦生 译

套中人 083

[俄] 契诃夫

管 鲁 译

美好而狂暴的世界 097

[俄] 普拉东诺夫

苏昀晗 译

盲人们	115
[俄] 阿威尔琴科	
史思谦 译	
猴子奇遇记	123
[俄] 左琴科	
苏昀晗 译	
韦克菲尔德	133
[美] 霍 桑	
孙 贇 译	
生命的法则	143
[美] 杰克·伦敦	
耿玉妍 译	

田纳西州新闻界之风 151

[美] 马克·吐温

吴晓晖 译

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 159

[美] 福克纳

刘 洋 译

午餐 171

[英] 毛姆

安 俊 译

太阳 179

[英] 劳伦斯

方旭燕 译

小步舞

[法] 莫泊桑

陈娟然 译

一个信奉怀疑主义的老光棍曾经说过，再大的灾难也不会使他过于悲伤。我曾亲眼目睹战争的可怕；当我跨过一具具尸体的时候，我真的对他们没有丝毫怜悯之心。大自然的残酷和人类的暴行，也许会让人们哀号，也许会让人们愤怒，但真正能够直达人们内心、让人们难受得脊背发凉的却往往是一些令人揪心的小事。

人一生中最大的痛苦，莫过于丧子和丧母之痛。这种痛苦是如此地强烈，如此地可怕，足以让人心碎不已。但是，正如身体上的伤口会愈合一样，心灵的伤口也终将烟消云散。那些注定的相逢，那些意料之外的情景，那些隐秘的痛苦，那些命运的捉弄，会让我们突然陷入无休止的精神折磨。看上去越善良的，伤我们越深；看上去越弱小的，让我们越痛；看上去越轻微的，折磨我们越久。最后让我们的灵魂陷入悲伤、痛苦和自责之中，只能期待漫长的时间来解救我们。

我总会在意一些别人在意不到的事情，因为对我来说，它们就是细长的银针，被刺伤之后总会留下难以愈合的伤痛。

你们也许不能理解这种感觉，那就让我说说其中的一件事吧。这件事已经过去很久，但我仍记忆犹新。当然，也可能只是因为我特别多愁善感罢了。

我现在五十岁。事情发生时我还年轻，正在读法律。那时的我是一个悲伤的梦想家，脑子里全是厌世的哲学；我不去吵闹的咖啡馆，不爱喧哗的陪伴，也不追求傻乎乎的女孩子；我起得很早，唯一的乐趣就是早上八点独自去卢森堡公园的苗圃里溜达。

你们肯定是没去过这个苗圃的。它已经被人们遗忘多年，但仍像老妇人的笑容那样，温和静美。厚厚的篱笆隔出了狭窄的小路，路边的植被被修剪得整整齐齐，看起来优雅静谧。花匠技术精湛，将苗圃设计得布局合理而不显突兀。红花绿叶错落有致，令走在园中的人身心愉悦，就好像置身于布满了玫瑰花的果园之中。

苗圃的魅力也还要归功于那些勤劳的蜜蜂。蜂巢被巧妙地布置在远处，巢口精致且光照充足，人们一路走来总能听到悦耳的蜂鸣之声，于是不得不感叹，它们才是这个苗圃的主人。

我每天早晨都会来这里，坐在长椅上读书。有时我就把书扣在膝盖上，做做白日梦，回想一下巴黎的生活，尽情享受属于我的宁静时光。

但很快我就发现，我并非每天都是第一个来到苗圃的人，我还会时不时在小路的拐角处遇到一位古怪的小老头儿。

他穿着带银扣的鞋子、及膝高的马裤、暗色的披风，胸口戴着蕾丝，帽子又大又旧，还插着根羽毛，看上去就像古时代的人一样。

这个老头儿瘦骨嶙峋，笑容诡异，眼睛明亮，喜欢四处张望。他有一根上乘的拐杖，把手是金制的，一看就知道很珍贵。

老头儿的举止打扮一开始让我很惊讶，后来又引起了我极大

的兴趣。我有时会透过树丛偷看他，远远地跟着他，在他拐弯时躲在树后面，以免被他发现。

有天早上，老头儿以为身边没人，就做起了奇怪的动作：他先是小步跳了几下，鞠了个躬，然后用他那瘦长的双腿做了个利落的击脚跳，接着开始灵活地转圈，又蹦又跳，滑稽地扭动身体；他一边跳还一边笑，就好像面前有观众在捧场似的；最后他把双臂圈成一个圆，扭着他木偶般弱小的身体，朝着天空可爱地点头致意。原来他在跳舞。

我被他惊住了，不住地问自己是他疯了还是我疯了。

这时他忽然停下来，像在舞台上一样往前走了几步，带着演员谢幕时的微笑，一边鞠躬一边飞吻着退场，仿佛路边的树木就是他的观众一样。

过后，他又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冷静地散步去了。

从那天开始，我就一直留意着这个老头儿，发现他每天上午都要练一遍奇特的舞步。

我非常渴望跟他说话，于是决心冒险找他聊一聊。有一天我向他问好，说：

“今天的天气不错，先生。”

他在还了礼之后答道：

“是的，先生，天气跟往常一样好。”

一个星期之后我们成了朋友，我也知道了他的故事。在国王路易十五的时代，他在歌剧院担任舞蹈教师，那根漂亮的拐杖正是德·克莱蒙伯爵送给他的礼物。只要有人跟他谈起舞蹈，老头儿总会有说不完的话。

有一天，他对我敞开了心扉。

“先生，我的妻子是拉·科斯特丽。如果您乐意，我想介绍她给您认识，不过要等到晚些时候她才过来这里。我们过去的生

活一切都不复返了，只留下这个花园，象征着我们生活中所剩无几的快乐。假如没有它，我们简直都要活不下去了。这个花园古老又典雅，对不对？它似乎一直没有改变，我甚至觉得可以在这里呼吸到我年轻时的气息。我和我的妻子每天下午都会在这里度过。因为我起得早，所以早上先来。”

他说这话的当天，我在匆匆吃过午饭后，又回到了卢森堡公园。迎面看见老头儿绅士一般地让一个身着黑衣的瘦小的老妇人挽着胳膊。他把我介绍给她，这个老妇人就是拉·科斯特丽，名噪一时的舞蹈家。她曾深受王公贵族以及整个风雅的时代宠爱；她把那个时代的宠爱都留给了历史。

我们在一张长椅上坐了下来。当时已经是五月份了，小路两旁的花香弥漫在空气中。阳光透过树叶暖暖地照在我们身上。拉·科斯特丽太太的黑色连衣裙也像是浸润在阳光里一样。

此时的苗圃里只有我们，能隐约听到远处汽车经过的声音。

“您能给我解释一下什么是小步舞吗？”我问道。

老头儿愣了一下，开始说道：

“小步舞，是舞蹈中的王者，是皇宫贵族跳的舞。先生您知道吗，自从皇权坍塌之后，小步舞也就绝迹了。”

说罢，他开始夸张地歌颂起来，可惜他那激昂而冗长的颂词我一点也没听懂。我让他描述一下小步舞的步法、动作和姿势，可他越说越乱，因为没讲清楚，他自己也变得紧张和懊恼起来。

这时他突然转过身，向一旁沉默端庄的老伴问道：

“爱莉斯，你说……我们能不能……你愿不愿意……和我跳一段小步舞给这位先生看看？”

老妇人不安地朝四周张望了一下，什么也没说，起身站到了老头儿的对面。

接下来我看到了一段让我今生难忘的舞蹈。

他们时进时退，像孩子般做着鬼脸，微笑着晃动身体、鞠躬致意，像旧机器控制的木偶一样笨拙地跳来跳去。他们的舞蹈不尽完美，甚至有些动作很别扭，但仍透露着他们年轻时的风采。

我看着他们，心中百感交集，充满了一种难以言表的哀伤。我眼前出现了一个悲凉而滑稽的幻影，仿佛在我面前跳舞的是来自上个世纪的老去的鬼魂。

他们突然停了下来；原来小步舞已经跳完了。有那么几秒钟，他们面对面地站着，莫名地相互微笑，然后他们紧紧抱住对方，哭了起来。

三天后我动身去了外省，就再也没有见过那对夫妇。两年后我回到巴黎，那个苗圃已经被拆掉了。真的难以想象，在失去了这个充满着往昔回忆的美丽苗圃、郁郁葱葱的植物迷宫、历史遗留的气味以及雅致蜿蜒的树篱之后，他们的生活又将变成怎样？

他们是否仍在人世？他们是否像失去希望的流亡者那样，徘徊在现代化的街道上？他们是否仍会像怪诞的幽灵一样，只能当黑夜来临时，才能躲在公墓的树丛中、在秘密的月光下重温他们的小步舞？

有关他们的记忆一直在我的脑海中萦绕，不断地侵蚀和折磨着我的心灵，留给我一道道伤痕。为什么会这样？我自己也不知道。

想必你们一定会认为这很可笑吧。

奥诺雷·苏布拉克的失踪

[法] 阿波利奈尔

梁璐译

尽管调查工作做得很仔细，警察还是无法弄清楚奥诺雷·苏布拉克失踪的奥秘。

他是我的朋友，鉴于我知道他的一些秘密，我自觉有责任向警方透露事情的真相。接待我的执法人员在听了事情的经过以后，用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彬彬有礼的语气回复我，让我丝毫不用怀疑他一定认为我是一个疯子。我向他挑明了这点，于是他一边用更加有礼貌的语气回复我，一边起身把我往门外推，我看到他的记录员，正握紧了拳头站着，如果我再敢说半句疯话，他一定会冲过来揍我一顿。

我不再坚持了，奥诺雷·苏布拉克的故事确实让人难以置信。从后来报纸上登出的声明中，便可以得出结论：苏布拉克是一个怪人。无论春夏秋冬，他永远都穿着那件无袖长外套，脚上永远都是那双拖鞋。可是他压根儿不缺钱。于是有一天，我忍不住去问他这么穿的原因。

“是为了在必要的时候更快地脱光衣服。”他这么回答我。“总而言之，出门的时候少穿些，既省去了内衣，又省去了长袜

和帽子，这样很快就会习惯的。自从二十五岁以来，我都是这么穿的，而且从没生过病。”

他的这番话，不但没打消我脑海中的疑问，反而更加刺激了我的好奇心。

“所以为什么呢？”我寻思着，“奥诺雷·苏布拉克需要更快地脱光衣服？”

于是我在脑海中作了无数种情况的假设……

有天夜里，我正回家，大概是凌晨一点左右，是一点一刻，我听到有人在低声叫我的名字。当时我正贴着高墙走，声音就像是那里发出来的。我吓了一跳，停了下来。

“路上没有别人了吗？”那声音又说道，“是我，奥诺雷·苏布拉克。”

“你到底在哪呢？”我大声嚷道，一边四处张望，可是我没有发现任何他可以用来躲藏的地方。

我只看到了他那件著名的无袖长外套正横在路上，还有旁边那双同样出名的拖鞋。

“这应该就是奥诺雷·苏布拉克需要在一眨眼的工夫就必须脱掉所有衣服的情况了。”我寻思着，“我终于要知道这个大秘密了。”

于是我大声说：

“这条路上什么都没啦，我的老朋友，你能出来啦。”

突然，奥诺雷·苏布拉克可以说是从墙里走出来的，而在此之前我完全没有发现他藏在那里。他一丝不挂，一把抓起地上的衣服披在身上，尽可能快地扣上扣子，然后他穿上了拖鞋，一路陪我走到家门口，途中把一切一股脑儿都告诉了我。

“你吓到了吧！”他说，“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穿得这么古怪了吧。你肯定觉得奇怪刚才为什么完全没发现我。这很简单。只